

清康熙年间，施仕伦任江都知县至漕运总督，为官公正清廉，其故事民间流传甚广。此公长相奇特：口歪、手卷、足跛。绰号“不全”。

后人诗颂曰：

施公为官甚清廉，秉公无私不惧权。

百张呈词细细审，不顺人情不爱钱。

第一回 沙弥露真情

话说施公到江都任知县不久，有秀才胡登举前来告状，说他父母夜间被人所杀，头颅不见，合家吓得胆裂魂飞。胡秀才手举状词，哭求施公作主，缉拿凶犯，为父母报仇。

施公看罢状词，暗暗吃惊，心想：深夜入宅，非奸即盗。胡秀才之父曾做过翰林，告老回家。夫妇年老被杀，而不盗走财物，只将人头拿去，其中情由令人费解。这是施公为官遇到的第一桩大案。

施公思索良久，吩咐速去知会四衙，往胡家验尸陈报，责令捕头英公然、张子仁五天内破案。一边安慰胡秀才回家，妥善安排父母后事。

且说二捕头缉访了三日，毫无线索，二人回到家中商议办法。张子仁说：“英兄，你我歇一夜，明日装扮乞丐，在城里关外昼夜巡访如何？”英公然点头称善。二人饮酒吃饭已毕，安息一宿，

次早连忙改扮停当 同出门去。路上子仁说：“英兄 咱两个连日期都忘了，今日乃是七月十五日，往年江都县里关外办会的不少 何不到关外莲花庙中走走 有无蛛丝马迹可寻？”英公然答应使得。二人迈步，直扑莲花庙而来。

不到半个时辰 二人到了门首 瞧一瞧 清门净户 并无办会模样。二人立了一会，庙角门走出两个小沙弥来。留神细看，但见大些的有十五六岁，小些的有十一二岁，个个生得唇红齿白，如小女孩一样。一个手拿条帚，一个手拿斗箕 嬉嬉笑笑 走至山门外。

二差一见 忙忙招呼。两个小和尚抬头 看见二人身上褴褛，摇摇头说：“你等可来得不巧了。往年间 我们这座庙内必作盂兰大会，二位穷大哥要吃点斋饭不算什么。今年不能了，我们庙内来些人 倒象闹丧的 因此不办了。没的说 你哥儿们既来 也无空回之理 若肯替我们打扫打扫 我自然与你饭吃。”二差闻听，一个接条帚，一个接斗箕，一面扫地，一面同小和尚讲话。说道：“二位小师父 几时作和尚的 老师父叫什么名字？”二人答道：“我俩本是良家子弟，因从小多病，送到这里当和尚，从早到晚，烧香、扫地、念经。我师父真厉害 他的法号人称九黄僧人。”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两公差不由心内一动。英公然向子仁挤挤眼。又见一人从外挑了一担菜蔬 往庙里送去 是鸡鸭鱼肉。公然先就笑道：“二位小师傅 我算斗胆借问一声 依我想来 此乃善地，不知用那荤物何故？既不办会，或是请客么？”大沙弥见问 就望着小沙弥连忙扯嘴。小沙弥哪知好歹 先就快嘴说：“穷大哥听我细细讲来，千万勿要告诉别人。我家师父真真厉害，手使单刀 有飞檐走壁之能 结交天下英雄、江湖弟兄。今日当东请客 故买鸡肉。还有一言 我们庙内缺少烧火之人 二位愿意 岂不是好？”

二公差听说此话，正中机关。子仁又问：“令师想来现在庙中，我们进去见见。若是果能用我二人，深感大情。”沙弥又低声说道：“若问家师，今日早晨进城未回庙中，在城里尼姑庵。七月十五日办会请客演戏，夜晚还放烟火。那女尼是我家师的干妹子，年纪二十几岁，家师与她买的庵宇，传授她些武艺，跨马抡刀，件件皆能。法名叫七珠姑姑，远近全知。”大沙弥在旁边听见，大喝一声，骂道：“小秃驴，你又混学舌！前者师父打谁来，又说瞎话，叫师父知道，把筋还打断了你的！”正说间，忽从里边走出一人，凶眉恶眼，身材高大。一声大叫：“大沙弥，后面的哥儿们叫你。”大沙弥答应，连忙跑进去了。下回分解。

第二回 俏尼弄轻狂

且说公然见天色将晚，忙拉着子仁说：“到别处吃饭吧。”子仁答应，一同出寺。离城门不远，正巧远远看见施公。原来今天一早，施公穿了青衣小帽，打扮成商人模样，吩咐施安小心看守，自己出去私访。走累了，就在茶坊酒肆随便喝些、吃些，看那军民人等，闹闹吵吵，听那些人议论纷纷，有的说胡翰林老夫妇被杀，人头不见，莫非是什么妖气；有的说胡翰林生前广行善事，竟死得那么惨，真是好心无好报；也有的说新任县官无能耐；也有的说是真真清廉的。施公在人群中窃听闲话，为的了结公案。眼见天色尚早，不便回衙，心想何不出城走走，等天黑回衙，遂迈步出了城门，正遇见二公差欢然而来。

施公从远处看见二人乞丐打扮，想暂且躲避，让他们过去。不意早被二人望见，随后跟来。施公走进一座破庙，二公差也进了庙中。施公坐在台阶上，二人见四周无人，抢步下跪道：“小的奉差访拿凶犯，现有线索可寻。今在莲花庙内，有九黄与七珠，乃是干兄妹，广交江湖好汉。”施公忙问：“因何名叫九黄？”公差说：“听他徒弟说，因他师父背后有黄豆大的九个瘡子，故名九黄。尼姑因胸前七个黑瘡子，取名七珠。庙内还有来路不明之人。现九黄正在尼姑庵内。”

施公闻听，沉吟道：“天色还早，你二人随我进城，天黑到十字横街，去看看尼姑庵的举动。”言罢站起动身，二公差随后前往。不消一刻，只见前面一片灯光，人声喧哗，又听挤挤嚷嚷道：

“到了！到了！”

施公站在众人之中，观见法台上，正对观音庵门，搭着一座高台。台上结彩悬纱，花灯挂满。正面设着法座，座上一个和尚，浓眉大眼，满脸横肉，头戴佛冠，身搭红衣，口吐佛声，手叠佛印，两边还有众僧陪坐。细看净非男僧，还有女尼一旁接音，年纪都在三十上下。因七月佳节，天气还热，个个光头无帽，肩搭偏衫。虽说接音，其中一人杏眼含春，与凶僧眉来眼去，喜笑颜开，还不住地往台下东张西望，卖弄轻狂。

又往台下一瞧，正中设摆高桌，两边板凳。数了数，一边九个尼姑，两边共十八位，皆穿法衣，都是光头秃脑，接打各样法器，年纪都在二十上下，个个风骚，人人袅娜。虽无脂粉，俱是齿白唇红，面似桃花，虽然俱打着法器，口接佛声，也视南瞧北，看芙蓉满面，并无一点道心。施公看罢，暗暗点头：“怪不得搅乱江都，原来如此。这台上正坐者，必是九黄。且众尼之中，未知哪是七珠。”细看桌子上首边，有一个女尼，比别的女尼更有风采，生得美貌。施公看罢，暗说：“难怪招惹僧俗乱心。”听得法器连打三阵，天有二更时分，施食放完，许多军民四散。施公同着二役说：“九黄、七珠原故，我全知晓。你二人明日先不用进衙门，还在莲花庙中，千万小心，引诱小和尚，套问真情，把那些人的根由访了来，回衙定计，以便拿获。”二公差答应，施公悄悄回衙。

次早升堂，施公吩咐田任、徐茂说：“你二人火速去十字街观音庵，把尼姑七珠请来，本县要办吉祥道场。还到城外莲花庙，把九黄和尚请来，本县要僧尼对坛。”二人领命下堂而去。又往下吩咐去请振守府，又派马步三班人等预备。

且说田任、徐茂二人一同迈步进庵。那七珠正在禅堂，心中依恋着与九黄情浓之处，忽听院内有脚步响动，心中惊疑，忙叫小尼快去看看，是谁在院子里走动？小尼急忙跑出，一见二人，就

问：“你们是哪来的？怎么往里硬闯？我们这是女僧所在，岂好轻易惊动的？”二公差听了小尼之言，心中虽然不悦，也只好低声下气地回说：“不必如此，我们是熟人。”小尼噗哧一笑说：“熟人？我怎么没见过呢？你们是哪来的？”二公差说：“我们是县衙来的。你快去告诉令师，我们奉县主之命，来请七珠姑姑立刻进衙，去办吉祥道场。”小尼闻听，故意取笑说：“哎哟，原来是县衙老爷，请等一等，我进去告知师父，转来请二位进去。”言罢，转身去禅房，将公差请去办道场说了一遍。

七珠听了心中不解，说：“县主请我办事？”细想：“施不全与我并不往来，听说近日众家寨主们闹了许多人命案子，莫非县里知觉，如若不去，他是一县之主，又恐不便。”沉吟一会，偶生一计，说：“有了，我何不如此这般应允他？”想罢，叫小尼请二人进来。小尼答应，出去把二公差引入禅房。

七珠偷眼观看田任、徐茂二人，不过是缨帽袍，拐古唧当的打扮，鹰儿爪的相貌。强打笑容说：“上差到此何干？”二人一见七珠，浑身软麻，神魂颠倒。心想：人人说七珠美貌，今见方知话不虚传。二公差说：“我二人奉县主之命，来请你到衙办吉祥道场，须得尊驾亲自跟我们同去才好。”说罢，怔忡忡歪着颈子，目不转睛地看着七珠。七珠一见，暗骂：“二役皮脸可恶，若不是王法之地，立刻给你个狗头落地。今施不全叫人来请，有些吉凶难定。想那城内人命极多，或有动静消息，亦未可知。倘现在不去，又是不便。如有变动，料着外有九黄哥哥、众家寨主，自己又能飞檐走壁，马上双刀，有何惧哉？恼一恼，马践江都，杀他个魂胆飞裂，就见见他何妨？”想罢，假意带笑，叫声：“上差，不知单叫我进县，还叫别人？”徐茂说：“还请北关莲花庙的九黄师父，你就走罢，我家县主立候着哩。”七珠带笑说：“上差少坐，待我更换衣服，一同进衙。”二差听说就走，心内欢喜，说：“使得。”且说七珠转身入内，

登时换了一套新衣帽出来。二差鼻子里只是闻着阵阵兰香，留神一看，俏首娇姿，真是一言难尽。两个心中难熬，口内只是催促，说：“师父快走。”七珠出禅房，叫小尼快来关门。七珠在前，公差跟着在后，一同出庵。

且说徐茂陪同七珠进衙，叫田任出城去请九黄和尚。田任答应，疾速而去。出了北关，转眼到了莲花庙，正往里走，抬头看见英公然和张子仁，吓了一跳。他俩打扮成乞丐形象，在那里打扫山门。田任心下纳闷，才要上前说话，只见英公然忙把手摆，张子仁摇头抛眼。田任马上领会，往外而行，窃喜庙内无人瞧见。

三人先后出庙，走到僻静所在低声商议。田任说：“奉差到寺里请九黄进县。”公然、子仁闻听，心中吃惊，说声：“老弟，快些回去，你想请他，万万不能。”田任说：“请教二位，小弟怎样行法才好？”公然说：“贤弟，这和尚甚是厉害，单刀双拐，半空能行，过墙越房，如走平地。如今聚集了强寇，个个武艺纯熟，有万夫之勇。”田任听了不由噗哧一笑说：“二位休要惊怕，要没些本领，小弟如何敢在六扇门里走动，今日务要将九黄请去。”说罢，张、英二人先进庙去。

田任略迟一会，迈步进庙。走至院中，一声大叫：“庙里有人吗？”庙中走出小僧问田任说：“你是哪里来的，有什么事？”田任道：“你说我是谁？”小僧带笑道：“你好象衙门中公差嘛，请进内堂用茶。”田任跟小僧步入云堂，让坐敬茶已毕，田任说：“我无事不来，今领县主之命，立刻请你们九黄师父进县衙，去办吉祥道场。”小僧带笑说：“上差少坐，待我禀明当家，就来请你去见。”说罢，迈步穿门，走入密室。

九黄和尚正与楚二虎等人饮酒作乐，忽抬头看见小僧，说：“你不在外边照看门户，为何进来？”小僧就将田任之言告诉九黄。九黄心中不悦，带怒说：“你去告诉他，就说我少时出去见

他。”小僧答应 出了密室 来见田任说：“我师父就来。”且说凶僧听见公差来请他 对楚二虎说道：“依我想来 施不全差人来请，不知他是好意歹意。你们倒要商议商议，才保无事。耳闻他有些诡计多端 狐迷假道进衙 恐其不便。”众寇见问，一齐说道：“江都县文武官员何惧之有？若有风吹草动，战马撒开，杀他个天昏地暗。请你就去见他何妨？随机应变，见景生情。若设坛场，你就念经。我们在此打听动静。”凶僧闻听 心中大悦 道：“众位言之有理，你们在此，我到前边，见见他去有何言语。若是礼貌谦恭 我就应允。要是混充上差，一路将他杀了。”说罢恶僧站起，一溜邪歪出来 狂言大话：“何人请我念经 九老爷不爱钱的。”

田任看见九黄凶恶 暗道：“倒应了他二人之话 自要小心。”便问小僧：“这就是当家的师父么？”小僧说：“正是。”田任恼在心里 见九黄闭目合眼 酒气喷人 带笑说：“大师父好呵？”九黄虽醉 心里明白 听公差问好 醉眼一睁 答道：“我好。你好么？”田任肚里暗骂：“好个撒野的秃驴 令人可恼。”又暗想：“我来求他，少不得下些气儿。” 无奈何敷衍几句。下回分解。

第三回 施公暗设计

且说九黄斜着两眼说：“你就是县衙里的公差么？”田任答应：“我就是 特奉县主之命 来请九老爷的法驾 进衙去办吉祥道场。”九黄心中不悦道：“朋友 你可瞧不起人。我银钱广有 也不等念经的钱用。你去说与你老爷 我不去。”田任一听 心里着忙，不去如何交差？不如再与他说些软话，再看如何。

忽听九黄又冷笑说：“岂有此理！难道说江都县除我九老爷外 别的和尚都死净了 不是我说句大话 别说施不全请我不去，就是万岁爷宣我 我也不去。”田任闻听 连忙强笑打躬说：“九老爷不用生气，你老人家不去，小的就该倒运，九老爷若不发点善心 回去县主将我活活打死。九老爷是佛门弟子 无处不行慈悲，可怜我们当差的苦处 求九老爷法驾一动 我小的就得了命了。”

九黄在椅子上正在生气，耳内只听见九老爷长九老爷短，说了多少奉承好话 才转为一笑 骂声：“嘴鬼的猴儿头 沅的你九老爷也没了法儿了。也罢 你九老爷要不可怜你 就苦了你了。”田任见九黄已经答应 喜之不尽 连连打躬说：“真是救命 多谢九老爷，少不得就劳法驾起身。小的还有个伙计，先请横街观音庵的一位七珠姑姑，到县衙共办道场，前已去了。咱们赶上一同进县 县主一见到齐 岂不是好。”九黄听见七珠也去 心中大喜，腹内暗想：“我以为单请我一人 谁知还有七珠妹 我早该答应。施不全如有什么歹意，有七珠相助，何惧之有。”心里想罢说道：“上差 少等就去。”立即步入云堂 往后而行。九黄向众寇说明原

由相互敬酒已毕 即进房换上美色衣服 暗带防身武器 辞别众寇 吩咐徒弟们看守好庙门 跟随田任出庙进城。

且说施公正在思量擒拿九黄、七珠之计 差役上来禀报：“本城守府振大老爷衙前下马。”施公忙到大堂迎接 见堂上人多 不便言讲心事 吩咐：“尔等不必散去 本县与振老爷说话 回来办事。”众役答应伺候。且说施公同守府进二堂坐下，长随献茶已毕 施公看左右无人 说：“今日特请驾临 烦鼎力相帮。今有凶僧、淫尼与群寇作乱 许多人命案件未结。现发人请九黄、七珠到县，假说作吉祥道场为由，拿他二人。除非如此这般，求老哥相帮 大事可定。”守府闻听 答道：“自当协力捉拿。小弟暂且告辞回衙 好暗派兵丁 早做预备。”施公送出守府而去。

施公回衙升坐 又见堂下走上二人 跪在左右 都举呈词 同口呼冤。一个说：“小的名叫海潮 在本县居住。昨晚偶出怪事，贼人盗去东西 又把女儿抢去。”另一个说：“小的名叫李天富 南北贸易。昨在界内 强盗抢去货物 伙计被砍死路旁。”

施公心想准是九黄和尚与那些强盗做的事。吩咐二人将呈子留下 听传结案。正要退堂时 又见田任、徐茂上堂禀告九黄、七珠已经传了来，在衙门外等候。施公吩咐进来，二公差答应出去 领九黄、七珠上堂。

施公观看九黄，长得豹头环眼，黑肉满脸，须七寸许，年纪四旬左右，非善良之辈；又看七珠，年纪不过二十以外，白面如粉，唇红齿白，十分妖媚。二人站在堂前，并不下跪，打躬问讯道：“老爷呼唤何事？”施公勉强含笑说：“奉请二位 本县虔诚还愿，许下僧尼对坛念经，各请十三个拜忏。行观灯、破狱、取水、金桥过往、放烟火、施食、行水陆吊挂、全身佛相。幡帜宝盖，要扯满棚。僧冠僧衣，都要新鲜。香烛斋食，有劳二位费心。明早设坛，三天共花多少银子？”九黄道：“承县主

吩咐，应当照办。明早登坛，我们二人先做，银钱事毕再算。”
施公叫施安先取些银两，交付九黄、七珠。每人又各请僧尼十三名，预备好应用的東西。下回分解。

第四回 众盗动杀机

且说九黄、七珠领了银子各回寺庵。九黄到寺内会晤盗寇说：“县衙明早设坛念经 我已答应。倘有意外 众兄弟必须商议而行。”众盗齐声道：“大哥放心。那瘟官敢动一下毫毛 咱们就杀它个鸡犬不留！”

次早，县衙前结彩悬灯十分热闹，经棚内陈设了一应佛像，不多时僧尼陆陆续续入县衙。和尚进入僧棚，尼姑进入尼棚，各归各棚，茶房献茶已毕。守府振大人到衙门外下马，施公迎出大门。二公都是蟒袍补褂。施公往僧棚拜佛主坛，守府在尼棚参拜主坛。九黄、七珠个个身藏兵器 提防不测。二公进棚拜佛 九黄留神偷看 见其并无带多人跟随 就不以为意了。施公带笑 望着九黄说：“辛苦了。”九黄站立合掌向心。施公行礼毕 起身外走，带笑说：“本县失陪。”二公出棚在大堂闲谈。僧尼点鼓敲磬 打了一通 烧香开赞。宣毕 止了法器 就叫茶房送茶。献毕 僧尼就铺排幅幡执事等物，运出衙门。县民随着走看，那街市上三教九流，都看热闹行香，走了四条街，回至衙门前，鼓手敲打大锣大鼓 喧天声响。住了法器 斋房吃斋。

下役人等 将汤、饭、菜 不住更换新鲜的 僧尼们吃得很满意。九黄、七珠边吃边留神观看二位老爷的动静 还是别无他意，都放下心怀 安然吃斋。饭毕 各入经棚 取水请神 天晚施食一台 到三更方散。九黄、七珠领众僧尼出衙 各归寺院。第二天到县衙继续诵经、请神、施食完毕 散出回寺。下回分解。

第五回 七珠独逃命

施公见众僧尼回寺，已是三更时辰，吩咐施安到北关莲花庙叫英公然、张子仁暗暗进衙。不多时，施安领二人进衙。施公询问二人大庙中情况。二人说：“那庙中盗寇与众僧，个个都是全身本领，凶猛异常。”施公笑道：“不用你们夸说，本县深知你二人武艺也不弱，现有一事，须你二人去办，别人反倒误事。莲花庙内盗寇，你二人得设法擒住。若是走脱一个，拿你们家口入监。限今夜将他们捉来。”二公差一听，浑身打战，跪倒在地说：“那些盗贼实在厉害，刀马纯熟，求老爷多派人去。”施公怒道：“你二人本领本县深知。要你等今晚三更到庙，捉拿盗寇与众和尚。如有疏漏，唯你二人是问。”二公差不敢再说，诺诺连声而退。

且说九黄、七珠率领众僧尼一早进衙，入棚念经作法，因两天来没有什么动静，俱不带防身武器。念完经时，各上斋堂。斋食完毕仍回棚内，伺候施食。

到了天黑点灯之时，僧尼都上法座。在施食台上，正位是九黄，左右是众僧。施公就在九黄身后坐定，另有二人在旁伺候。两天来都是这样，所以九黄没有理会。

这一日，施公暗地里挑好强壮勇士，外穿长衣，内藏兵器，跟随左右，一部分人埋伏在后，单等号令擒拿九黄。

英公然、张子仁奉了施公之命走至庙中，两小和尚一见带笑说：“两位穷大哥，你们不打扫佛殿，往哪里去来？”英公然说：“昨日听说城里吴乡宦家放堂，今日去赶早儿，哪知就给了点子稀

汤。”小和尚说：“今天你们运气了，我们给你送菜，找不着，到晚上吃罢。再烦二位上楼打扫。”英、张二人大喜，何不趁此机会打听响马消息，便好下手。随即拿着条帚、簸箕上楼打扫。

英、张二人将楼房打扫干净，众强盗上去坐定，饮酒推拳行令，将到二更时分，都吃得有几分酒意。因等九黄回寺再饮，众盗边饮边商议打家劫舍之事。英、张二人趁空将蒙汗药放入酒中，又哄小和尚送酒菜，众盗个个贪杯，口口声声说等九黄大哥来再喝个痛快。

且说县里施食台上，九黄身穿法衣，舒展喉咙，声音响亮，吐字真切。台下众和尚手执法器齐声诵念。到三更时分，施公看棚里棚外埋伏的兵役很多，万事齐备，便向捕头暗送眼色。众兵丁马快不敢怠慢，挤过九黄背后。田任趁九黄不防，连腰抱住，两人滚在台下，兵丁马快各持铁尺短棍，乒乒一阵猛打，九黄两腿两肘受伤难以行动，施公喝令把他捆绑结实。振公那边见僧众一乱，也就动手。七珠方散施食，正到热闹时，忽听人嚷，心中暗惊，振公忙使饿虎扑食架式，把七珠后腰抱住。七珠用力挣扎，二人跌落在地上。七珠趁势用解法跃起，说时迟，那时快，徐茂手持铁尺当肩一下，七珠空手难以躲避，打得二目发昏，身子摇了两摇，毕竟七珠练过功夫，马上站稳脚跟，徐茂铁尺又迎头打来，七珠急忙躲过，用手一扬说：“看镖！”徐茂忙低头闪过，原来是个土块，七珠趁势一跃，已上对门楼檐，但见七珠一路纵跳，已不见了踪迹。七珠逃走，留下无穷后患，此是后话，暂且不提。

施公和振公忙带领兵丁直奔北门莲花庙。英公然和张子仁见一片灯光，知道城内兵马已到，赶紧跑去迎接。施公问众盗情况如何？二人回报盗寇已被蒙汗药蒙住，全都被擒，余僧均醉卧未醒。施公吩咐将强盗与众僧捆绑结实，押送县衙。二公下马进庙，廊下坐定，灯火照得如同白昼一般，英公然将小和尚带上。小

和尚见了这场面 吓得直哆嗦。英公然说：“小和尚 九黄和庙里众强盗已经被擒，你快把实情向老爷一一诉说，若不实说，立刻要你狗命！”小沙弥听说九黄被擒，心里很高兴，知是县官老爷到 忙说：“老爷不用动刑 我们实讲。”下回分解。

第六回 弱女雪冤恨

且说隐藏在九黄庙里的二盗，一个名叫楚二虎，绰号地老鼠，另一个叫钱天魁，外号阴阳脸。二人曾拜在崑崙派徐峒门下，因累犯教规被逐出门外。以后二人甘心为匪，在山东道上打家劫舍，强奸妇女，无恶不作。远近居民听了地老鼠和阴阳脸的名头，谁也不敢向他们出口大气儿。当地知县，装聋作哑，只图平安做官。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此事恼怒了抚台赫大朋。事也凑巧，赫抚台的妻舅在山东道上被劫，差一点送了性命。赫抚台闻讯大为震怒，对知县严厉训斥了一顿，马上派遣兵马、捕快进行围剿，把那些乌合之众捕的捕，杀的杀。楚二虎和钱天魁一看风声不对，赶紧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投奔到有八拜之交的九黄那里，隐藏了一个时期。此二人恶习难改，与九黄狼狈为奸，白天潜伏在庙里，夜里出去作案。岂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没曾想遇到知县施不全，一个个被抓获。

英公然、张子仁将小和尚带到施公座前。小和尚见二公差已不是乞丐打扮，而是威风凛凛的公差，心里暗自吃惊。二公差喝道：“九黄强盗已经被擒，你二人若不说实话，立取狗命！”两沙弥吓得不住叩头道：“老爷饶命，我们实讲。”就将九黄勾结盗匪，抢劫财物、杀人灭口、奸淫妇女等罪行一一说明，暗室中禁闭的妇女、尸首埋藏的地方都带领衙役查看清楚。

不多时刻，公差把被禁闭的妇女带到。一名妇女叫罗文英，愁容满面，但却十分秀丽。见了知县和衙役人等在场，知道可以

伸冤报仇，便边哭边诉。其丈夫姓杨名进贵，因买卖赔本，到江都大伯处投亲，因天雨在庙内躲雨，被恶僧用棍将丈夫打死，把罗文英藏在暗室，任意宣淫。妇人哭道：“小妇人单等拨云见天，替夫伸冤，小妇人纵死九泉，也可闭目。”另一女子道：“小女子名叫海珠，父名海潮，前三更半夜，突然来了一伙强盗，将小女子抢走，硬逼小女子成亲。小女子誓死不从，这伙强盗拳打脚踢，打得我死去活来，如今父母不知生死如何，求大人与小女子作主。”说罢号啕大哭。施公闻听，吩咐：“你等且起来，随本县进城，自有公断。”当时天已大亮，又吩咐留兵看守庙宇，二公出庙，上马进城。大街两旁观看之人拥挤不堪，议论纷纷。

二公进衙，施公立刻升堂，振公旁坐。忽见一人前来报案。那人说：“小的姓钱名叫守道，家住东关，父母亡故，家有妻室。小的在南关做典当生理。前晚小的在铺里料理回家很迟，约摸夜半子时，小的走至家门叫门，忽见对门地藏庵门上悬着两颗人头，吓得小的无魂，急进家门将门关上，一直提心吊胆不敢睡觉。等到天亮，小的悄悄开门张望，对门门上的人头已不见，原想隐匿不报，但一直疑虑在心。今早听到街上纷纷扬扬，说是知县大人在莲花庙内抓住几名强盗，所以特来禀报，请大人查究。”施公心中暗想，为何奇事都出在此地，除非如此办法……，想罢，传令衙役，跟随钱守道传庵主来。

此时九黄、钱天魁、楚二虎及莲花庙僧众，跪在堂上，胡登举、海潮、李天富等在旁听审。施公对莲花庙八个僧人道：“九黄是罪魁祸首，你等只要实说，本县定然从宽发落。”僧人叩头道：“求老爷只问九黄和那四个僧人，人命盗案登时就明。”施公见其中四个僧人，一脸横肉，不像佛门子弟，便喝道：“你等还不快说，更待何时！”

原来那四人是假僧，都是盗贼。为了骗人耳目，九黄叫他们